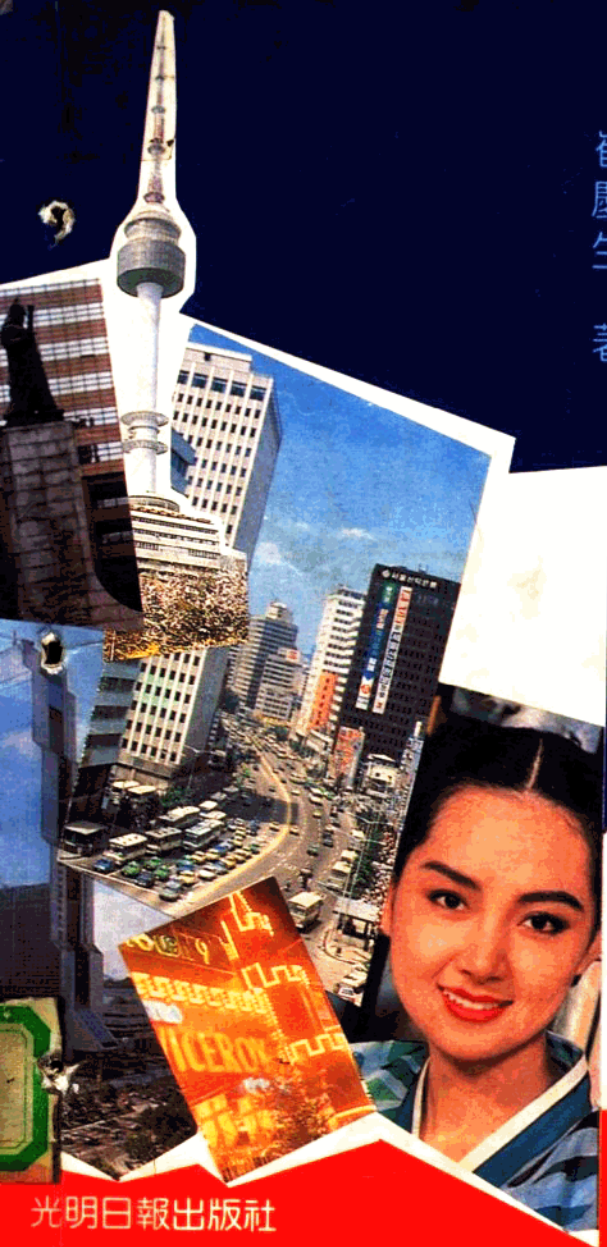


走漢城

崔慶生 著



光明日報出版社

目 录

一 出国梦·马到成功·面包..... 1

我属马，马年出国，大吉大利，朋友们临别时都这么说，到韩国后开局不错，两天赚了国内一年多的工钱……

二 谜团·另起炉灶·烤肉 11

在国内时没人问我为什么出国，可一到韩国逢人就问我“为什么来韩国？”

三 馅饼·头撞南墙·游击战士 15

到韩国名目是走亲，实际上是求机会，可机会不等人，我只有劳顿两条腿，当一回“游击队员”……

四 教书匠·女弟子·广告 25

学中文的韩国学生们不管程度高低都执意要学北京话。在汉城的北京人屈指可数，因此我便端起了“人民教师”的饭碗……

五 签证·香港红灯·异乡人 35

好马不回头，万事才开头，签证上的期限让人明白“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六 蓝图·西饼充饥·残梦 45

我的正宗职业是画家，色彩中藏着我的梦想，走进了汉城的画

席，领教了卖画这个难……

七 模特计划·流产·女博士 59

吃艺术饭的人总有那么点清高，不过，生活会敲响空碗，让人明白什么叫实际，阴差阳错中，我成了老板……

八 风水·纸上谈兵·悔悟 73

我的信心骤降，几乎摸不到脉搏，希望远在天边，而失望就在眼前……

九 补课·台湾女·蒙娜丽莎 78

韩语语兴许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语言关屡攻不克，收拾残局时复现有了点收获……

十 禁果·婚礼·无言的结局 88

一个华侨恋上了一位韩国小姐，而在他们之间横亘着一堵高墙，结果，不幸最后发生了……

十一 乡音·王教头·酒徒 96

王教头在韩国以教中文而闻名，许多中文系的学生投到他的门下强化自己的专业知识，面对酒神，我们相见恨晚……

十二 咖啡·生日蛋糕·韩国女孩 104

我这个误人子弟的中文教师有几个铁了心的女弟子，她们每个人都是一则有趣的故事……

十三 焦点·国际婚姻·中国女孩 113

留学日本，澳洲的中国女孩，为续留洋梦，而步焦志敏的后尘，成

了韩国人的媳妇……

十四 象牙塔·叫花子·凡高…………… 123

当艺术家是一场危险的赌局,十有八九要冒落魄的可能……

十五 侨胞·贩药大军·一只小小鸟…………… 130

韩裔中国人自获准到韩探亲之日起,相继有上万人涌入韩国,他们的大包小包中几乎无一例外地装着他们一家人的赌注——中药,有人一掷翻身,有人一蹶不振……

十六 天堂·乞丐·地狱…………… 144

天堂是凡人的向往,而地狱出自凡人的诅咒,而地狱的可怖越发反衬出天堂的亮丽与辉煌,同在人间,梦圆梦度,谁解其中味……

十七 上帝·十字架·赎罪…………… 150

韩国的基督徒上千万,原因何在? 答案林林总总,莫衷一是……

十八 天堂·催泪弹·游戏…………… 167

韩国的学生是社会的宠儿,他们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不过,兵役制在等待着他们……

十九 女人·破戒·宿命…………… 175

几乎无一例外,不管是硕士博士,还是其他什么角儿,最终都向“贤妻良母”的方向发展……

二十 男人·打亲骂爱·酒…………… 182

男子汉宣言在这里成了“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

二十一 老爷子·无冕之王·醉舞…………… 187

老人在这里拥有一种特权,象征着威严和随心所欲,他们的缺陷被宽容,没人和老人计较……

二十二 污染·梦中情人·红高粱…………… 192

刘德华、周润发、成龙在汉城影院里征服了一个又一个女孩,红高粱红透半边天……

二十三 李白·马拉松·酒徒…………… 197

韩国的酒馆之多,可谓世界首屈一指,不胜酒力在这里找不到朋友……

二十四 孔子·方便面·夫子归去来…………… 204

圣人的足迹在言谈及史迹中随处可寻……

二十五 乡愁·口香糖·养鱼池…………… 210

离家久了,思乡病发,东聊西扯,回头还得求个生活的质量……

二十六 人情味·握手言和·抢包…………… 218

谁都不是圣人,不过,在人人温文尔雅的环境里心情总会舒畅些……

二十七 红灯街·什锦水果·圣歌…………… 222

在泰国之前,这里曾吸引来全世界的男人……

二十八 娱乐国·登山·暴力测验…………… 230

韩国人能玩能唱能喝能跳,夜生活比晨练来得更重要……

二十九 三国·隔雾看花·美金..... 234

韩国人说三国如数家珍,但说到当代的中国,虽也头头是道,却
如桃花源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三十 吃·住·行·购..... 239

一 出国梦·马到成功·面包

我属马，马年出国，大吉大利，朋友们临别时都这么说。到韩国开局不错，两天赚了国内一年的工钱……

90年是马年，听说我要去韩国了，每个朋友都送我“马到成功”这句话。过年喝酒碰杯时，全家人祝福我的话也都是这句“马到成功”。妻子还特意为我买了张印有“马到成功”字样的贺年卡。冥冥中，我觉得我走的是个时候，不管是不是迷信，从心诚则灵的角度说，属马的，马年出征，马一到准能成功。无巧不成书，我母亲也属马，也和我一起去韩国。那些天，她老把“马到成功”这句话挂在嘴边，不过不是说自己，而是祝福我这个也属马的儿子。

听得多了，“成功”似乎已经是我此行的必然结果了。至于怎么样才算得上成功，我没细想过。

90年，出国热潮还没退下去，我的朋友和熟人中有不少人或拿到了去美国、加拿大的签证或还张罗着要去澳大利亚和日本。唯独我一个要去这个虽比不上那些热门的发达国家有吸引力，但别人想去还去不成的韩国。

我是朝鲜族人，在韩国那边有我的亲戚，韩国对我来说是个既陌生又很亲近的国家。我去韩国，跟其他中国人到一个完完全全的异国他乡去谋生，感觉上自然是不一样的。

当时中、韩两国尚未建交，能去韩国的只有多也多不到哪

去的朝鲜族同胞们，不存在像在日本那里有众多中国人为生存而彼此争抢饭碗的问题。竞争的少，机会就多，我想我是为数不多的在北京从事艺术工作的朝鲜族人，还有一手听说在国外比较容易谋生的绘画技艺，我自信比其他朝鲜族同胞有优势。加之三十多年的生活经历告诉我，我的运气一向不坏，我该走这一步，该去韩国碰碰运气，天时、地利、人和，我都占了，我准能“马到成功”，这是天意。

我所想到的困难只有一个，就是我不会说韩国话。不过，开始一段时间有母亲挡架，过些日子，我准能自己应付。这样想来，就什么都不担心了。

出国令人神往，然而办理那些手续却令人头疼。而且需要极大的耐心。

我们从最初接到韩国亲戚发来的邀请信，到最终拿到签证和出境卡，历时十一个月，这中间跑了多少路，费了多少口舌，耗去多少神，现在连提它都觉得心烦，觉得累，懒得去说它。真跟许多出国的人说的那样，等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手续办齐了，办妥了，当初的心劲儿早耗没了，情绪也激动不起来，甚至都不想走了。

由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去韩国的手续还要通过第三国代办，更为复杂。我们的行期从蛇年拖到马年才定下来。90年3月，我和母亲“两匹马”才得以上路，好在属马的马年上路，从心情上说倒也不坏。

从地图上看北京到汉城不过3000公里的样子，如果从北京直飞汉城大概用不了3个小时，但那时候只能绕道香港或日本去韩国，我们走的是香港这条线。

在香港过境停留期间，我向过去在北京中央民族学院艺

术系工作，现已移居香港的两位老师借了 3000 美金，为的是一到韩国后就可以还上亲戚们为我们垫付的机票钱，生怕让人家觉得从中国来的都是些穷亲戚，国内兑换美金和允许携带出境的外汇数有限，我们带出国的美金只够做零花钱，达不到“穷家富路”的标准。我跟老师说好了，一个月后我母亲经香港回国时便把借的钱还给他们。没料到我一直拖了近一年才把这笔钱还上，其中一部分美元还是我父亲在国内用人民币高价兑换的。我当初绝没想到后来的处境会那么艰难；扔出这三千美金对我来说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

当我们搭乘的“大韩航空”客机飞抵汉城上空时，我被出国手续降了温的情绪忽一下子又升腾起来了，想到就要实实在在地踏上我祖先曾经世代代生存过的土地，一个对我来说熟悉而又陌生的世界，就要展现在面前了，我既兴奋又不安……

我的爷爷几十年前就离开了这块土地，据说爷爷认定这里的风水不利于崔家人，便毅然背井离乡，率领一家老小北上到了中国。我猜想，当年爷爷的心中肯定会揣着热乎乎的念想，抱定“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这门心思。寻思着总有一天会找到一个能“生金子”的落脚之处，有一个炊烟袅袅的温暖的家。爷爷的梦想实现了多少，他是不是感到满意，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我降生在中国，为爷爷那段豪迈的“长征”划上了一个句号。

而今，我无意中又要完成一个轮回吗？兴许爷爷离开汉城的那一天也是这种天气，朦朦胧胧，汉城藏在一片似有若无的云海里。

“舍坞尔！舍坞尔！”（韩语：汉城）

机舱里一阵骚动，耳际响起的是一阵又一阵母语，老人和年轻人的声音搅和在一起。不过，还可以分辨得出，年轻的声音多些兴奋、自豪，而年迈的声音则多些叹息和哽咽……

母亲和我小舅舅的眼里都泛着泪光，他们就要见到阔别几十年的哥哥了，这次就是受我在韩国的大舅舅之邀，我们三人才以探亲名义来汉城的。乘坐在这宽敞舒适的“波音”里的，大多数人是来自中国，尤其是东三省的朝鲜族人。韩国人把我们称为“中国侨胞”。过去我还真没想过我会属于“侨胞”之列，现在这一身份给我一种浑身上下都很扎实的感觉。环顾左右，看大家的神情都挺相似，脸上都带着几许肃穆、庄严和激动。这是电影中常出现的那类“海外赤子”的神情。

从空中看，汉城不像我想象中的那样高楼密集。虽也有几处高楼耸立着，但大部分都是低矮的建筑，似巨人与侏儒并存。我自言自语地说了句“汉城的房子都这么矮呀！”旁边一位也是来探亲的东北小伙子搭腔道，“你从高处往下看，当然看什么都矮了。”他心目中的韩国一定是崇高的、神圣的。可我相信我的眼力错不了，我是画画的，在这方面训练有素。落地后一看，果然汉城的房子都不太高。不知那位小伙此时作何感想。

金浦机场算得上世界一流机场。候机大楼又大又漂亮，显得比北京的首都机场候机大楼高级些。这也是我所预料到的和希望看到的。

其实，我的心情跟飞机上那位为汉城楼房高矮而争辩的小伙子一样，希望韩国是个一好百好的国家，是个能圆我们出国梦的国家。

从一踏上韩国国土起，我的神经就变得格外敏感起来。看

到机场里的韩国工作人员，我觉得我们之间虽陌生但应该很亲近，因为我们是同一个民族的同胞。后来看，我真是自作多情。

我们这一行从中国来的侨胞们，受到的是跟其它国家的旅客不同的特殊“照顾”。我们被集中起来，等到所有旅客都入境后，才轮到我们办手续，我们被那些既没表现出对同胞抱有亲情，也没表现出冷淡，而是被面无表情的海关人员从里到外的仔细检查了一遍。检查的重点是中药。

中药是当时从中国来的侨胞们人人都少不了要带的用来换银子和往返路费的东西。因为带的数量过多，且有些韩国不准许进口的东西，如熊胆（其实多半是假的）、麝香等，所以受到特别“关照”。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总算接受完了检查，在一名安全人员带领下来到前厅。那些来迎接我们这些侨胞的韩国亲属们早已等候在这里了。

我在韩国的大舅舅和他的儿子被喊出人群。神奇的是，一路上还念叨着记不起哥哥模样的母亲竟一眼认出自己的哥哥。我母亲、国内来的小舅舅和韩国的大舅舅一下子抱成一团哭起来。他们分别快五十年了。我很平静，我那位腿有些瘸的韩国表哥也很平静，我们只握握手，什么话也没说，表哥知道我不会说韩国话。三位老人抱在一起哭了很久。他们的哭声与大厅里此起彼伏的哭声、哽咽声、叙旧声混成一片。

我们住进了汉城的这位表哥家里。房子是他们新买的，上下两层楼，五个房间，装修很精致。各种电器一应俱全，也都是新买的。从韩国亲戚们的神情上看得出，他们也很在乎我们怎么看他们。我母亲和国内的小舅舅就一通感叹人家生活水平

比我们高。因为我表哥和嫂子的腿都有残疾，是靠在家里用机器刺绣被面上的图案赚钱生活。我表哥在这种情况下都能活得如此滋润，说明在韩国只要人不傻就能活得不错，我不由联想到了自己。

接下来的一个月几乎天天跟过年似的。拜见远近亲戚们，从早到晚，没完没了磕头，没完没了的喝酒。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只能傻呵呵的干陪着，很累人。其实我真坐不住，我的心思不在这里，我操心的是我今后的着落。

一天，韩国舅舅说起我不懂韩语这个在他看来十分严重的问题，建议我留在韩国把语言拿下来。这正中我下怀。

母亲也趁机把“底儿”亮给了韩国的亲戚们，说这次来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学会韩国话。她住一个月就回国，把我留下来，拜托亲戚们关照我。我的韩国舅舅爽快地答应下来了。其实我清楚，他没能力照管我，他的生活费都是儿子们给的。

不管怎么说，亲戚中最说了算的长辈人同意我留下来了。

接着，我在四处联系学韩语的过程中认识了韩国的放送通信大学的朴善义教授。我有幸遇上个好人，他不但为我介绍、安排了学韩语的老师和学习场所，还介绍给我一份赚钱的差事，是为一家出版社录制给高中生学中文用的录音磁带，仅二个半天，我就拿到四十万韩元，合人民币三千多元。这对我来说是个“开门红”，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好事接踵而来。

我的一位在韩国外国语大学学中文的表弟邀请我去为他的同学们补习中文，每星期上三次课，每次一个半小时，付我二十万韩元，合一千七、八百人民币。

不久，又有人介绍我去“中韩外国语学院”教中文，该院院长王弼明先生是个华侨，祖籍山东，他在韩国教中文的圈子里颇有名气。我们一见如故。王先生对我说，学院是根据教员所教的学生多少来分配薪水的。现在学生不多，到了暑假学生会多起来，那时候每月赚上个六七十万不成问题。那会儿是五月初，离放暑假还有一个多月。我从六月开始上课，这事谈定了。

算一算，我每个月可以赚到八、九十万韩元，也就是一千多美金了，虽然这钱还没真正装进我的口袋里，可我已觉得钱已经放在口袋里了，有一种很踏实的感觉。

我真的没想到在韩国赚钱谋生如此容易，如此轻松，不用付出多大代价，每天只花一两个小时讲几句中国话，写几个中国字就齐了。不必像去欧美、日本的中国人那样到餐馆里给人家刷盘子，看人家的脸色，忍辱受气地赚可怜兮兮的几个钱。我够幸运的了。我母亲放心地回国去了，她要把我在韩国二个半天就赚四十万这些情况告诉我父亲，好让他放宽心。

钱有了，“牛奶和面包”有了，接下来该考虑怎么样更上一层楼，尽快成就一番事业。我首先想到的是，找朴善义教授帮助，和放送通信大学合作拍摄一部电视片。在国内，我曾经拍摄过一部讲述两个老外在北京旅行经历的电视剧，我是那部戏的编导。我想只要把戏中的两个主人公换成韩国人，把情节作些调整和改动，就可以成为一部供人了解北京旅行常识的旅游观光片，还可以做为一部结合北京语言特点的中文教学片。

那时候去过中国的韩国人很少，无论是中文系的学生，还是商人们都迫切需要了解中国的情况。我想这个点子肯定中他们的意。

我又进一步考虑，如果筹到的经费富余的话，还可以到北京去实地拍摄，工作人员都聘用中方人员，这样没有语言障碍，工作起来方便。韩国方面只需两名演员外加一名翻译就够了。我甚至开始考虑北京的合作人选了，我得把一些朋友扯进来，好让他们挣点洋外快。

我越想越觉得这主意不坏，就找到当时任放送通信大学中文系主任的朴善义教授，对他谈了这个大胆构想并说，如能实现无疑是首开中韩两国合拍电视片的先河。朴教授听了之后眼睛瞪得大大的，盯着我看了半天，说道：“是吗？这样吧，我们试试看，你先把剧本写出来，我拿去跟学校讨论一下。”

我又按捺不住地把这个计划告诉了刚认识不久的两个中国人，他们也都来自北京。其中，女的是来学韩国语兼教中文；男的是随黄头发的美国妻子来的，他妻子来学韩文，他不学，正愁没什么事可干。听我说剧中的中方演员可以请他们担任，他们都很兴奋。于是就投入进来，当真讨论起实施计划来。他们对这件事的可行性毫不怀疑。直到后来，这位北京小伙子又随美国妻子返回美国后，他还在来信中一再表示为没能参加上我们的这部电视片拍摄而感到遗憾。

现在回头想一想，那时我把事情想得太简单容易了，这不是在自己家里。在人家那里，一个查不清来路的陌生人，张口就要人家出资拍片，人家凭什么相信你？只凭一张印有中央电视台美术师头衔的名片和两片嘴是不够的。天上掉馅饼的事，让我捡上一回靠的是亲戚、朋友，我把自己在人家眼里的位置估计过高了。

我的第二个设想更大胆。鉴于在韩国画家不开画展，没有人抬轿就很难卖画这个现状，我想出一个哗众取宠的办法。首

先与新闻媒介取得联系，看他们有没有兴趣为我在韩国徒步考查、写生做些报道。如果能为我做宣传，那么我可以将沿途画的画带回汉城后举办个画展，取名叫“一个中国人眼中的韩国”写生画展。

这个设想一直没去尝试，原因之一是我不会韩语，担心一路上不方便，二来我又担心这几个月光花钱不赚钱，难以维持生计，最后画再卖不出去，一场白忙活。不过，这个计划当初着实让我兴奋了好一阵子。

不久，有人找上门来送我一件我巴不得去干的事情。一位在韩国两大电视台之一的MBC工作的小姐，通过曾一块在台湾学过中文的朋友介绍找到我，她一是要跟我学中文，二是要介绍我跟正在筹办中的一家有线电视台取得联系，通过我的关系从中国买些电视节目。后来她又介绍我跟她所在的电视台接上了关系，这家电视台有意出钱请中国一流京剧团到韩国演出，问我是否愿意为他们联系，办文化交流的事情我当然乐意去做了。

我想这些事如果办成了，我的局面也就打开了。我多次听人讲过在欧美、日本等国闯荡，一般都得熬上几年才能混出个模样来，不用再刷盘子，去干自己可心的事业，我想我可等不起啊。

我渴望成功，现在“牌局”不错，头一把就“糊”了，真应了“马到成功”那句话。感谢那些祝福我的朋友们，托他们的福，我对今后充满了信心，我要甩开膀子大干一番。我想起一句老话：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不知怎么，这个时候我还常想起一句话，“牛奶和面包有的。”这是我少年时代看过无数遍的苏联影片《列宁在

1918》里列宁的卫士长瓦西里遇到困难时说的一句话。这句话给人以信心和安慰，念叨它是鼓励自己，也是安慰自己。

二 谜团·另起炉灶·烤肉

在国内时没人问我为什么出国，可一到韩国逢人就问我“为什么来韩国？”

离开北京时，大凡认识我的人没一个问我干么去韩国，而到韩国后，几乎每一位和我照面，说得上几句话的人都问我：“你为什么来韩国呢？”

当我在韩国死气白赖地坚持到一年多时，认识我的韩国人的疑心更重了：

“你不想太太和孩子吗？”

“你们中国没有自由吗？”

“在韩国可以赚到很多钱吗？”

问话中已经包含了他们自己的解释和答案。跟我混得特熟的韩国哥儿们甚至十分当真地问我：“大哥是不是在中国被通缉，所以跑到韩国避难来了？”

虽说是玩笑话，其中明显带有问话者的疑虑。

我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我到韩国的目的。一是来学韩国语，二是尝试着进行中韩民间文化艺术的交流活动。因为中韩尚未建交，我做为在北京从事艺术工作的朝鲜族人，自然具备一些有利条件。

即便这么说，我凭直觉感到他们对我的话半信半疑，似信非信。常人的逻辑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推断，如果要学韩国